



初 航

洪 洋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包括六篇短篇小说。其中“初航”“于艦長”“在遙远的海上”都是描写我海軍建軍初期干部和战士的生活和斗争的。“初航”写新战士们如何在第一次出航中遇見大风大浪而能坚持崗位，完成任务；“于艦長”描写一位新从陸軍調来的艦長，如何刻苦鑽研，在短期內熟悉了艦的性能，学会了使用各种儀器的方法，并在第一次的遭遇战中战胜了敌人；“在遙远的海上”描写一队奉令防守某荒島的水兵，如何克服重重困难，構築起坚固的工事并使荒島面目一新。

“走向新路”描写一个資本家家庭，在接受了公私合营之后出现了和陸团结的新气象。

“堤”和“伸向設計图的魔手”是两篇反特小說。

初 航

洪 洋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國光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127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7/8 字數 57,000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5,000 定價(8) 0.24 元

目 次

初航.....	1
于艦長.....	13
在遙远的海上.....	28
走向新路.....	40
堤.....	55
伸向設計图的魔手.....	74

初 航

象白色的水晶石一样，海水逐渐变成透亮了。罗盘指针上的磷光已经黯淡下去，黑色的针头则愈来愈显明了。驾驶台里晃动着一种模糊的白光。

天明了。

陈立平挺直了腰，左手捏住电舵，用右手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前边现出了一片水红色的彩霞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从圆窗户里吹进来的早晨的海风，使得他的肺部、整个的胸膛、全身都感到清新、活泼，捏住电舵的手臂也觉得格外有力。更何况他马上就要第一次看到海上的日出呢？

任何人遇到这种时候，都会抑制不住一种兴奋的心情，更何况是陈立平呢？

这是陈立平第一次的航行。自从到了军舰上，他就日夜盼望着“出航”。可是军舰却老停泊在港里；“我是个挂名的海軍！”过去他心里老这样嘀咕着。自从昨夜军舰开航以后，他就不那样想了。他在心里反驳道：“我是真正的海軍了，你看这四边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吗？”

“左十度！”

頭頂上的話筒里，傳來了艦長的低沉的口令。

“十度左？”陳立平一邊扭動電舵，一邊高聲地回答着。眼睛盯住舵表上的紅針。

“對——正舵！”

“正舵！”陳立平回答着，眼睛溜到羅盤上，羅徑正指向東方。

軍艦正對着“日出”的方向呢！在天海相接處，那片水紅色已變成了深紅色，比一切畫片上的顏色更紅、更鮮艷。稍往上，天空泛起一層橘黃色的鱗片，那是一片悠蕩着的輕雲。再往上，則是一望無際的淺藍色的天空了。許多詩句涌上了陳立平的心頭，他細聲地向自己說：“這就是我們祖國美麗的海洋，祖國的朝陽；”——他遲疑了一下——“太陽也是祖國的嗎？”“對！只有在祖國的海洋上，才能看到這樣美好的‘日出’呢！”他倔強地咬了一下嘴唇，自己笑了。

“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……”擴音器的聲音顯得過於洪亮，其實在這樣靜謐的早晨，不用擴音器，到處都可以聽得清楚的。

“大家注意，根據氣象台的報告，今天上午十一點鐘左右，海面有六至七級的风浪，各戰位做好準備……。”

風浪？一聽到風浪這個字眼，陳立平就想起了老水兵給他講的那些故事：嘔吐啦、昏暈啦……這些故事是數不清的，也很难有一個能記得完整的。陳立平心裡有一種不好的預感，似乎胸膈間已經霍霍然了。但他很快就恢復了那種興奮的情緒，用心地掌着舵。

換班的時間到了。接班的是航海班長黃玉明，他比陳立

平早來海軍兩年多。

“聽見了嗎，嗯？”黃玉明睜着眼睛說，“要提前做好準備啊！”

“保證不暈船。”陳立平轉過身來，推開鐵門，一溜煙下到甲板上去了。

剛要走下睡艙的扶梯時，卻碰見了政委。

“陳立平！你今天要第一次接受風浪的考驗了。全船就你一人第一次出航，我有点……”

“你不用擔心，保證不暈船！”陳立平顯然感到自己受了委屈，雖然他明知政委是在說笑話。

“對！不單只保證不暈船，萬一暈了的時候，要保證堅持崗位！”政委雖然免不了又打了個幽默的手勢，語氣却是嚴肅的了。

“政委同志！”陳立平驀然記起政委也是初次出航，他望着那瘦削而溫厚的面孔說：“您不也是第一次嗎？”

“我？”政委頓了一下：“好！我們兩人挑戰吧！”

“對，看誰不暈不吐！”陳立平心想政委比自己瘦弱得多，有把握地回了一句，一伸腿鑽進睡艙里去了。

二

海上風平浪靜。

睡艙位於水綫以下，是很難感覺到船的運動的，在這樣安靜的早晨，人睡在里面，就象睡在軟綿綿的草地上一樣。

陳立平爬上自己的吊鋪，側着身子睡在鋼絲床中心陷落下去的窩窩里，覺得又暖和又舒適。真稱心啊！睡它個好覺，等會兒就有充分的精力，來對付大風大浪了。

“哼！风浪，擋不了我坐坐搖籃……”他把枕头橫过来，把被子理順，觉得一切都妥当了，就閉上了眼睛。

眼睛是閉上了，腦子却总“閉”不住。这倒不是大風的消息对他有什么影响，他舍不得他的电舵，舍不得那扇圓窗戶，从那扇窗戶看出去，是五彩絢丽、千变万化的海洋。一个長辮子的小姑娘站在他的面前，一双活溜溜的小黑眼珠望着他：“海軍叔叔，請你給我講講，講一个海上航行的故事……”在那次联欢会上，他被小紅領巾的这个問題难住了。他不願意告訴小姑娘自己还没有正式航行过，这不單是个“面子問題”，它会使得那双可爱的小黑眼珠失掉神采，可是更不能欺騙她呀！他急中生智，就講起在軍艦上听来的一些故事……講着講着，自己也覺得乏味，小姑娘湊到旁边那一堆孩子里去了。

这回呀！下次再遇見这样的問題，保証能使小姑娘滿意。——还有，这回兴許能碰上一次战斗呢！胡政委在开航前做了动員，艦上已經做好了战斗准备……想得高兴，他不觉又翻了一个身。

“咳！你在瞎翻騰啥玩意儿？”信号員邱三强从下面伸出手来，在陈立平背上拍了一下。他的床正在陈立平的下边。

陈立平睜开眼睛，才知道邱三强也交过班，下来休息了。他把头貼在床緣上反攻道：“我在自己床上动，你管不着！”

“咳！你威胁了我的和平生活，我就有必要提出严重抗議。”邱三强有这么点本事，他說話把人家逗笑了，自己却一本正經。这时，陈立平笑得滾来滾去，他却在下边喊道：

“你把鋼絲床都快震断了，一切后果，咳！归你自己負責。”

陈立平只听清了前句话，就止住了笑。“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“睡吧！睡吧！我保留一切提出要求赔偿的权利。”

刚走下挂梯的吴正连，一骨碌笑倒在床上。邱三强上面的钢丝床震得咯吱咯吱响。

“报告你们一件新闻，”吴正连坐直了身子：“方才在右弦发现了一只轮船，国籍不明，没等我们打完信号，就一溜烟的跑掉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比划着，这是他的习惯。

“看清了没有？是哪一国的？”陈立平翘起头，急切地问道。

“可能是敌人的。”一听说发现了可疑的船只，大家顿时安静下来，其他几个没睡着的水兵，也都伏在枕头上听着。大家都有一种兴奋与期待的情绪，都想能在海上打它一仗，让人嚐嚐我们的炮弹。

不知在什么时候，话题又转到今天的大风上，谈话就又活躍起来了。睡舱里是一排排三层的吊床，这时，大半的人都值班去了，舱里显得空荡荡的。

“反正我是不会晕船的！”陈立平害怕人家提到他，就来了个“先发制人”。

“嗯？这个大话可不敢讲，”吴正连把四个指头一并，直伸到陈立平脸面前：“人家四十年的老舵手，也晕得站不住脚，风浪是不认人的。”

“对啊！那次我们过七洲洋，航海长一夜吐了十九次，人都瘦了半个。人家在海上时间也不短啦！”靠里边睡着的那个水兵，也插上话了。

“那要看什么人……”陈立平嘴软了，那风浪对他究竟是

件不可知的事情。“为什么有的人就从不晕船呢？”

“有的人坐个小划子过河，就吐了一船的飯。”沉默了半天的邱三强，突然开口了。“还有一个人，”他一本正經地說，“站在碼頭上，看見河里船在搖动，就暈……”沒等他說完，大家就“轟”地一声笑起来了。

“这就是那种胆小鬼，怕晕船的人！”他这话里，显然帶着刺人的意思，方才吳正連是把晕船說得太可怕了，由于邱三强从来不晕船，大家也无从反駁他。

“反正我有經驗，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两只眼睛上，什么都忘啦！”靠里边睡着的那个水兵說，原来是观通部的。

“对！”吳正連又有話題了：“巴甫洛夫的什么‘精神作用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巴甫洛夫？誰？”有人在問。

吳正連这时已躺下了，順口答道：“苏联的科学家嚟！”

“具体地說，是个生理学家。”邱三强补充了一句，他的高挑的語調，又把大家逗笑了。

大家笑着入睡了。

三

太阳懸挂在藍天的中央。

海啊，这是一片光的海！太阳的白色的反光，閃耀着，閃耀着，照花了人的眼睛。陈立平把双眼眯縫起来，尽量不看那些反光最强烈的地方。天上浮游着的云彩，在海面投下一小片、一小片的阴影。只有在这些影阴里，才能看清深綠色的海水，眼睛方能得到休息。

前甲板上，吳正連站在主炮旁邊，不停地巡視着海面。陳立平想起睡前的那段爭辯，覺得有些好笑。邱三强大概也正在自己的崗位上吧！不過陳立平看不見他，因為他的位置正在駕駛台的頂上。

壁鐘上的時針與分針，已經快成垂直線了。這時正是十一點半鐘。風一陣緊似一陣，西邊的天際，最先出現了黑雲。大風一卷，雲彩好象無數匹烏色的快馬，直向頭頂飛馳過來，大約十分鐘的工夫，太陽就被厚厚的雲層裹住了。強烈的閃光消失了，就象黑夜將臨一樣，天和海都陡然變得昏黯起來。陳立平睜大了眼睛，吳正連和他的炮手們，正把自己的帆布炮衣，穿在黑黝黝的大炮身上。

雨來了。雨點大而急，象爆豆般落在軍艦上，把甲板敲得叮當、叮當響。雨點落在圓窗戶的厚玻璃上，又變成一條條細綫，流了下去。陳立平怕水浸進舵房，又重新把四周的螺絲旋了一遍。他剛把最後一個螺絲旋好，身子向前一仆，險些臥倒在電舵上。

船已經開始顛簸起來了。

“雙車進三！”“雙車進三！”艦長的沉靜的聲音，也顯得有些急促了。為了应付風浪，艦速加快了。

船的馬力大一些，就可以破浪前進，減少船的搖擺。這時風却愈來愈大，浪也愈來愈猛，軍艦還是不斷地晃動着，被兩舷洶湧的大浪，拋出了自己的航綫。

航海長不斷地計算船位，艦長不斷地下着口令，一会儿左二十度，一会儿右十度，糾正着軍艦的航向。

在這大風浪中，陳立平起初有一種雄壯的感覺。軍艦在

他的脚下，就象一匹烈性的駿馬，而馬繮——舵——就操在自己手上。他努力尋找波浪的規律，把穩舵，尽量不使艦首左右搖擺，离开了自己的航綫。

船头埋到大浪底下，海水涌上了甲板。大浪从上空掉下来，掉在前主炮炮位上的水兵身上，从头顶直冲到脚跟。陈立平看見吳正連把雨衣的領子紧了一下，昂起头来，向前窺伺着。在这一刹那，他覺得自己和他們之間，有了一种特別亲密的感覺。这种感覺是他以前沒有經驗过的。同时他也确切地感覺得，吳正連并不是邱三強所譏笑的那种人，他一定可以战胜风浪。

大海化作了无数險峻的山峰。这些山峰在猛烈地起伏着、相互追逐着。这是南海风季中常見的大浪，在这种时候，万吨以上的大商船，都不輕易在海上航行。但是我們是海軍，我們就是要在險惡的风浪中，去完成一切最困难的任务。陈立平不断地咬紧牙齿，排斥着那种使得他全身癱瘓的感覚。他毫不間歇地注視着艦首的摆动，注意着随时从指揮台傳下的口令，艦長的声音总是那样低沉、平靜，你若不十分留意，就可能弄錯。这时候，一个浪头扑上駕駛台，水密窗①一时模糊起来，陈立平再也忍受不住了，一張口，早已在胸間滾动的那一团飯菜，就都吐出来了。航海班長黃玉明从外边进来，遞給他一碗水。

“怎么样？不好受吧！”他狡猾地眯了眯眼睛，好似早就知道陈立平要吐的。

① 水密窗——軍艦上防水用的窗口，一般的是用厚玻璃製成。

陈立平只顧漱口，完了，用手巾擦一下嘴巴，若无其事地回道：“没有什么！”但他心里却又局促、又惋惜，为什么要吐呢？他又有些恨自己，他向政委的挑战是注定失败了。

“吃点水果，好吗？”黄玉明捧过一挂香蕉来，这也显然是他事先准备好的。

“不需要！”陈立平觉得他太認真了，不耐煩地回过头去。吐一点点，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呢？

吐完以后，心里反倒清爽得多了，眼睛也变得清亮起来，好象前边布满烏云的天空，也比剛才明亮一些了。

陈立平的眼睛落在前甲板上。从圓窗戶里看出去，前甲板就象飞驰着的駿馬的头，在高昂着前进，忽而又沉下去了。不断的这样忽上忽下的搖蕩着。吳正連这时抓住炮架，正在漱口，显然他也吐了，但他却拚命地吃着香蕉，并且用手比划着向胡政委說着什么。从他的手势里，陈立平猜得出，他是在数說着一些宝贵的經驗。

雨停了。风却更猛了。风把桅杆上的国旗，吹得呼啦啦响。不知由于什么原因，一根信号繩突然給刮断了。信号員邱三强，請求艦長批准后，爬上了桅杆，那桅杆在天空中乱晃着，好象有意要把邱三强抛进深不可測的海底去似的，但矯健而勇敢的信号員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。

这件事馬上傳遍了全艦。来回走动的航海班長，把这件新聞帶进了駕駛台，陈立平听到以后，想起了睡前的那場爭辯，他对邱三强更加尊敬了。虽然黄玉明沒有說，可是他可以断定，邱三强沒有暈沒有吐。他想：“什么时候我能象他一样，我就是一个真正的海軍了。”

四

左側沖過來一個大浪，軍艦猛然地向右邊傾倒下去，沒有抓住欄杆的人，都滾到甲板的右側去了。陳立平用手緊緊抓着電舵。儀器表明着，船已傾斜到三十八度。

浪把軍艦掀到半空中，又猛烈摔進深陷的浪槽里，這時，四周就都是汹涌的海水筑成的陡峭的牆壁。一切都被浪遮沒了。一百公尺以內的鄰艦，只能看見一根十字形的桅頂，和一面被大風吹得亂舞着的五星國旗。

各個戰位都有人嘔吐。有些平常不暈船的“老水兵”，也破例地哇哇吐起來了。今天的風，顯然在七級以上了。

在這最嚴重的關頭，陳立平雖然努力使眼睛看着遠方，不看這起伏滾動的大海，雖然他想盡了各種辦法，象把牙齒咬緊，把胸挺直……可是在幾十分鐘內，他已經吐了三次。簡直整個的胃都翻過來了，五臟六腑都象顛倒了似的難過，腦袋象木頭一般發脹。最忍受不了的是：想吐，卻又吐不出來。但他依然按着艦長的口令，扭動着電舵，每次艦長低沉、平靜的聲音，都給他一種鎮定的力量。

又吐了兩次黃水以後，眼睛突然發花了，眼球象散了光一樣，看不准目標。這使得他心慌起來了。……

正在這個時候，他的眼睛落到前甲板上，他看見一個人肚子壓着欄杆，在哇哇地吐着，那又窄又瘦的肩膊，在痛苦地抽搐着，半晌，才艱難地直起腰來，用手巾擦一下嘴巴，就又跑到炮位上去了。

那不是旁人，正是胡政委。當陳立平認出了那瘦削而溫

和的面孔时，那人却大声說笑起来，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陈立平的眼睛一触着他，就感到一种强大的力量。“这不就是我向他挑战的那个人嗎？他也是初次出航，他的身体比我弱得多，怎么現在他还有說有笑呢？”

三角形的前甲板，在船头形成了一个四十五度的角度，一座巨大的主炮矗立当中。透过厚厚的水密窗，陈立平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的一切，他听不見胡政委說話的声音，一点也听不見，但他从胡政委幽默的动作与笑容里，感觉到了那种熟悉的关怀。他是在給同志們鼓励，要大家勇敢战胜风浪，坚守自己的崗位。于是，陈立平的眼睛一落到前甲板上，也象亲身領受了这种鼓励似的，重新鎮定下来。

风浪却不断地增大起来了。

航海班長黃玉明在甲板上艰难地走着，不停地用手抓住欄杆，有时就在甲板上爬。他迎着大风，爬上了艦桥，走进了駕駛台。他不放心陈立平，这个新来的水兵，在第一次航行中，就遇見了不平常的大风浪。

陈立平又吐了一次，肚子完全虛空空的，手里的舵把突然变得沉重起来，眼睛又逐渐发花了。船尾向上抖动了一下，他栽倒在舵上了。

这时，黃玉明走近了电舵。

“来！你休息一下，我帮你掌舵。”这个“老水兵”，显然已經胜利地通过了风浪的考驗，精神勃勃地說着話。

“不用！我自己来。”陈立平站直了身子。一种自尊的感觉得，使得他不想看班長一眼。

“你初次出海，休息一下吧！”黃玉明向前走了一步，伸手

要接过舵来。

“不用！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坚持岗位！”陈立平说着，挺起了胸脯，一种水兵的自豪感，象电流通过他的全身。

夕阳西下，海面恢复了平静。

夕阳象一面通红的镜子，把大海照得五色绚丽。这时候，天边扬起了一片白帆，准备捕夜鱼的渔船，纷纷出海了。天空布满了紫色的、橘黄色的、浅红色、深红色的云彩，大海象一匹撒着碎花的绸缎，泛着轻微的波纹，军舰平静地行驶着，奔向大海，去迎接风浪，迎接战斗……。

一九五四年六月，汕头

于 艦 長

一

組織部的“調職通知書”，是中午送到的。于守真急忙拆开来。在很簡短的命令里，有这么一句話：“派你到‘先鋒号’炮艦当艦長。”于守真的心猛然跳了一下，但他馬上又仔細的、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了好几遍，仍然是“派你到‘先鋒号’炮艦当艦長”。他看着这个命令，冒出一头汗来。

“炮艦是什么样子呢？艦長怎样当才好呢？……”

命令很紧急。于守真当天晚上就上船了。在道上，他不停地想：我們国家的海軍建立起来，我現在已是个海軍干部了。可是，我只是在画报上看見過軍艦呢。

晚上，海水不停的敲响着船帮，于守真的心也沒有安靜过一刻。天一蒙亮，就跳下床来。他怕驚醒別人，輕輕地扭開門，把房門拉开一条窄縫，側起他那細長的身子，到外面甲板上去了。海面是平靜的，水象一面暗灰色的鏡子。他用脚在甲板上踉了两下，吸了一口新鮮空气。这时，太阳快出来了，东方已現出一片紫紅色。

于守真望着美丽的朝霞，他想起了毛主席說的話：“我們一定要建設一支海軍，这支海軍要能保卫我們的海防，有效地